

民族詩壇叢刊

吳光吉評傳



盧前著
獨立出版社印行

MG
K205.6
45/3



3 1764 5790 5

吳芳吉評傳

盧前

吳芳吉字碧柳，四川江津人。以共和紀元前十五年生。幼讀於其鄉聚奎小學。民國元年考取幼童留美，載篋北上。未幾，清華風潮發生，芳吉爲蜀籍學生代表，被除學籍。其後湘鄉范源濂出而斡旋，於是填寫悔過書一紙得返校。代表之返者十餘，而芳吉以替人代致不平，一過可悔，竟謝却之。遂歸。行至宜昌，資斧斷絕，乃沿江乞食；歷時五月，繞行三千餘里，始返家。值荒旱，家居不能自給，涇陽吳宓，介之上海，入章氏讀書社爲校對。復以事與社中人忤，棄去。日食粥一碗，垂斃矣，宓覺之，濟以款，再返蜀。次忠州時，爲寇所虜，幾被殺。後三年，應中國公學之聘，再遊上海。時文學革命之聲震撼海內，芳吉以爲舊詩之遠已窮，窮則必變。已非老師宿儒，本無固守之義。顧新人所作，以突變過甚，料其無成。庚申，長沙明德學校校長胡元倬求師於滬，得芳吉。七月遂入湘。明年春遊汨羅，探屈原墓，登神鼎、湖源諸峯，輕舟泛洞庭，上君山，繞岳陽，返長沙。留湘者五年，結湘君社，每歲於嶽麓開紅葉會，湘鄉曾廣鈞爲盟主。嘗刊湘君雜誌三期，所撰「論吾人眼中新舊文學觀」凡四篇，駁斥胡適之「八不主義」、「歷史文學觀念」、與「論新詩」，頗爲時人所重。十四年改就西北大學教授，徧遊西安，至臨潼，浴於華清

池，登秦始皇帝墓，赴咸陽，謁文、武、成、康諸陵。又至曲江、雁塔，訪皇子陂、玄都觀。更自長樂坡、芙蓉苑，至樂遊原，往章曲，謁杜少陵宅，繞樊川，臨終南山下。所至必有詩。丙寅三月，劉鎮華圍西安，芳吉困城中；屢瀕於死。歷二百三十日，卒以丁卯正月初七日脫于難。二月至濟陽，留教於東北大學。其年夏四月，奔父喪，還江津，八月入成都，教授於成都大學者又三年。庚午春，留瀘州；重慶大學之創立也，芳吉與有力焉。四年秋，徇鄉人請，歸主江津中學校政。二十一年五月九日，遽歿於德感壩故宅；芳吉詩所稱爲白屋者是也。春秋三十有六，長才短命，世多惜之。

芳吉之治文學也，有八種態度。其言曰：「從事文學乃終身之事，非可以定期畢業者也。吾人長願以此嗜好文學之熱忱，學習於古人，學習於今人，學習於世界，學習於冥冥，而永遠爲此小學生之態度。曰，文學之美，非一家一派可盡有也，美不可以盡有，則各家各派皆必有所短也。吾人但願取其長而去其短，以爲我之輔導，而有容受一切之態度。曰，人倫之可貴，以其互助而樂生也。文學之演進，以前人後人之相續也。吾人之智，前人之賜也；前人之志，吾人之事也。前人所未達，正賴後人以補之救之也。何忍詬罵之心。吾人故有崇本守先之態度。曰，文學非政黨也，異己者雖多，理之所當然也。道並行而不相悖，可以嚴辨之，不可以排擠之也。人之有善，若己有之，當思所以齊也。人之不善，若己有之，當思所以改也。惟其異己者多，益見文學之博大無方也。吾人故抱人我

共存之態度。曰，文學之敗亂，至今日而極矣。復古固爲無用，歐化亦非全功。不有創新，終難繼起。然而創新之道，乃在復古歐化之外，此其所以愈難矣。雖然，愈難愈當致力，但能致力可也。成功者易，崩敗也速。吾人故有不求成功之態度。曰，吾人雖不排擠他人，而不能禁人之不排擠我。吾人雖不謾罵他人，而不能禁人之不謾罵我也。處茲排擠成習，謾罵成性之世，吾人主張，必歸失敗。明知其必失敗，而竟爲之，此心未泯故也。吾人故有不怕失敗之態度。曰，所貴於文學者，非僅學爲文章而已；學以養性情，學以變氣質，學以安身立命，學以化民成俗者也。文，言也；言，心聲也；心，身之主也。是以文之所言、心之所思、身之所行者，必歸一致。不然，徒小技耳。故吾人願有因文以進德，因德以修文之態度。曰，吾人今日之言，今日所以爲是者也；明日回顧，或又以爲非也。儘管今日之是，儘管爲後之非，思想不患矛盾，只不可以不知爲已知，吾人思想之不高明，知識有限故也。知識有限，心則無欺，是非雖常易，此身終未易也。吾人是以永有改進向上之態度。一言以蔽之，不嫉惡而泥古，惟擇善以日新耳。其論詩曰：「惟余所謂新詩，較新派之詩又有說者，吾儕感於舊詩衰老之不握人意則同，所以各自創其詩者不同也。新派之詩何以同化於西洋文學，使其聲音容貌，宛然西洋人之所爲。余之所謂新詩，在何以同化於西洋文學，略其聲音容貌，但取精神清越以湊成吾之所爲。故新派多數之詩，儼若初用西文作成，然後譯爲本國詩者。余所理想之新詩，依然中國之人，中國之

證，中國之習慣，而處處合乎新時代者。故新派之詩，與余所謂之新詩，非一源而異流，乃同因而異果也。雖然，余主張經驗論者也：凡詩中原理，如無邪之教，逆志之說，辭達之誠，行遠之箴，千古所共由者，不當以一時新解遠而棄之，詩中藝術，如遺韻必識，設辭必麗，起調必工，結意必遠，各家所並用者，不得以一人癖嗜而破壞之。苟非之所短，不舍己以從人。自非之所長，不媚人以病己。故余之取於外人，亦猶取之於古人。讀古人之詩，非欲返作古人；乃借鑑古人之詩以啓發吾詩。讀外人之詩，斷非諂事外人；乃利用外人之詩以改良吾詩也。余又主張關係論者也：漢史以九品裁人，西儒分三級定位。有自身之寫照者，有他人之同情者，有世界之創造者。且以唐詩言之，溫李諸公，自身之寫照者也。元白諸公，他人之同情者也。李杜諸公，世界之創造者也。彼自身寫照之詩人，個人主義也，其關係也兒女矣。他人同情之詩人，社會主義也，其關係也家國矣。世界創造之詩人，文主義也，其關係也聖凡矣。故詩之價值，一半在其自身，一半在其關係；關係之大小淺深，價值之高低貴賤，定矣。斯二論者，各有其偏，而互能相濟。由關係之說，即文學目的乃爲人生者也；由經驗之說，即文學目的亦爲藝術者也。余既生於中國，凡與余之關係，以中國爲最親也。余之經驗，悉中國所賦予也。余之於詩，欲以中國文章優美之工具，傳述中國文化固有之精神。即一身爲之起點，應時代以與無窮。不必高談義理，但注重於躬行。不必虛誇考據，但終期於創作。不必專驚詞章，但求爲人爲文之歸一。

致。此余於新詩之認識，亦余作詩之根據。其他義法、條規、修辭、鍊句、委瑣之言，與新派或同或異，不及盡道，要即自此推演之也」。其見解之不苟同世俗若此。芳吉於詩，最服膺工部。其赴成都雜詩有云：「幼讀少陵詩，深識少陵志。一生愛此翁，發願爲翁繼。洛下吾車迴，未陽吾舟次。濃溪吾三宿，杜曲吾頻至。茲遊仍爲翁，翁事猶吾事」，可知已。於海西詩人，彭士，則芳吉所篤嗜者。嘗曰：「吾觀彭士身世，率平庸蕩佚不足道。然讀彭士之詩，乃與其人迥異。彭士終身多在窮困失望之中，其詩則蓬勃豪爽，富有生氣，從無悲憤自絕之詞。彭士好酒任情，不知自節，其詩則結構謹嚴，無一字出之平易。而吾尤愛其詩端在現實之人生，不尙空虛之道理。在繼承前人正軌，而不鹵莽狂妄以爲天才創作。在宣其情之所不能已，而不知所謂主義學派。譯彭士詩，不下百首。「威廉釀得麥酒香」諸篇，至今存詩稿中。所爲「凍雀詩」，

凍雀詩

踏雪空山，有雀凍不能飛，久之竟死。於是瘞以寒泥，插梅花其上以哀之云。

凍雀拂地飛飛，羽毛稀且離披。
欲飛不起哀啼，啼聲一何悽悲。

吳芳吉評傳

山前山後堅冰垂，枝南枝北密雪堆。
青蟲已盡草根萎，人烟斷絕稻梁微。
凍雀凍雀爾休悲，來來與我共遠歸。

二

爾雖爾雄遠，爾父爾母誰棲。

爾室爾宇已夷，爾雛爾子安依。

爾啼雖苦誰聽之，爾翻已鐵重欺。

天地悠悠成覆載，奈何使爾子如遺。

凍雀凍雀爾休啼，有吾慰汝莫煩思。

三

啾啾氣已遲遲，引吭將翔還低。

兩眼相望依依，欲閉不閉心疲。

冥色紫黯朔風淒，人天末日慘新時。

翻身向我欲長辭，似道巢中母子飢。

凍雀凍雀爾聲嘶，聲嘶念集意何其。

四

嗚呼逝水不同，天之將喪安追。

榆關血戰成灰，松江礮震如雷。

生民百萬葬兵燹，骨肉為糜野狗肥。

縱有劫餘傷鰥寡，衣剝雲領當問誰。

凍雀凍雀魂歸，梅花插墓有芳碑。

亦效彭士之「野田篇」。他若「玉姜曲」，

玉姜曲

楊君勵三歸自華嶽，爲余言玉姜故事。姜，秦宮女也。始皇葬驪山，六宮殉之，姜獨逃入華嶽，食松子以終身云。

先秦有女名玉姜，孤棲華嶽白雲鄉。

生成瑩潔宜幽靜，不樂塵埃侍帝王。

華嶽氣蒼涼，四圍千仞岡。

喬松迷人步，猿絕鳥難翔。

雖然雲散諸峯淨，風鬢可望不能將。

吳芳吉評傳

二

玉姜玉姜誰家女，人間天上自何許。
我欲問之殊自慚，仙姿明靚難爲語。

素襦白燕颺，廣袖輕蟬舉。

耳瑤明月珠，衣帶愁風羽。

何以慰之破寂寥，瑤草蒼龍相伴侶。

三

華嶽松林百萬枝，風吹謾謾子離離。

倦倚清陰常洗滌，閒餐落果卽忘飢。

樵父行歸急，夕陽欲下遲。

有歌自天半，含情哀以思。

餘恨深愁如不盡，知是玉姜弄笛時。

四

夜來風定村煙歇，笛聲迴蕩轉悽惻。

征鴻呀啞永其羣，野獸嗚暗失故穴。

憐人復憐己，懷憂又懷別。

痛苦兼痛今，辭家更辭國。

一齊併入笛聲哀，嘯破霜天寒月白。

五

西極老人太古仙，煙橫鶴鬢不計年。

相逢驚惋訴來歷，六宮陪葬一身全。

老人語玉女，願否上青天。

玉女含淚答，天上均可憐。

願爲姊妹依陵寢，清風明月在人間。

六

人間到處風波阻，中情更有興亡苦。

渭水東流入戰場，咸京西望成焦土。

舊朝不足思，新代何堪數。

斯民性不移，斯世長機弩。

一點癡心未忍泯，誓將天籟化豺虎。

七

從茲撫笛永哀歌，不管曲高竟寡和。

吳芳吉評傳

思婦中宵愁宛轉，征人塞上淚滂沱。

歌逐西風遠，直透首陽阿。

上有孤竹子，聞聲恨幾多。

賢聖美人原一體，憂天憫世併峨峨。

八

長安楊子詩成癖，餽余松子玉姜粒。

自云谷裏笛聲悠，尋聲暗往不能覓。

雲樹花繽紛，苔巖泉滴瀝。

近玩覺生疎，遠聽更明晰。

美人真而舌難窺，顛倒人間皆幻跡。

效丁尼生之「夏樂德夫人」，「浣花曲」

浣花曲

清何禮明浣花草堂志云：唐窈窕夫人本任姓。任媼嘗禱於神祠，夢神人授以火珠，發而有娠，明年四月十九日生女。稍長，秦釋氏教甚謹。有僧過其家，瑣疥滿體，衣垢垢敝，見者心惡，獨女敬事之。一日，僧持衣求浣，女欣然濯之溪邊，每一漂衣，蓮花輒應手而

出。驚異，求僧，已不知所在，因讚其處爲百花潭云。

一

浣花女住浣花溪，溪流縈帶錦城西。

白石粼粼波澹澹，如親玉骨與冰肌。

二

本明珠兮墮塵世，自妙齡兮嫺二諦。

貞靜慈祥誰得知，芳心惟有佛前寄。

三

浣溪花好豔春陽，浣女凌波明素妝。

浣處清幽塵不到，浣餘佛誦吐蘭芳。

四

有母有母終年疾，日日茶湯溪上汲。

愛親敬佛禮無殊，佛法無邊孝第一。

五

精衛銜枝可埋海，愚公命子可移山。

嬰兒子節姜詩報，在我誠心豈未寔。

嬰 姜 節 姜 詩 報

六

古怪龍鍾何處僧，瘡疥滿肢膿滿體。
手持破衲臭如餿，漫向人家祈浣洗。

七

鄰家姊妹卻遮藏，儂心自皎不嫌髒。
鯉魚隊隊銜浮膩，砧杵時時覺妙香。

八

我佛檀那靡不施，我佛般若誰能有。
飄然應手出蓮花，斐然蓮花紛應手。

九

一洗一朵優鉢羅，一洗一朵鉢特摩。
洗出朵朵芬陀利，洗出朵朵拘某陀。

十

青紅黃白花無數，手不停漂花不住。
回看雲樹遠微茫，僧與衲衣不知處。

十一

蓮花泛泛水潭潭，一顯蓮心一佛龕。
喧動鄰娃爭拾取，觸身幻化那能響。

十二

潭上千秋傳韻語，潭邊古渡足容與。

信仰堅誠例有徵，祥靈詎獨洗花女。

效克茨之「薄命紅顏」，吳密甚稱譽之。密之獲交，蓋在芳吉肄業清華時。芳吉既去，密遺以書曰：「細繹足下詩，於古人則近陸放翁，故翁遭際身世，足下已知之詳。至其作詩之日，多居蜀中，故其集號劍南詩稿。足下亦生長渝城，相如子雲，雄渾綺麗，蜀水蜀山，天久付詩人受用矣。願更勉之，他日能傳一代之業，且振衰世之音，莫謂君無分也」。又曰：「足下弱冠之年，天涯奔波，風塵戎馬，萬里爲家。當其入世之初，壯心始遠，憂愁交至，此其所見所聞，迥有異乎常人，可感可泣，可道可歌，無往不然。凡是諸種，皆佛法所謂因緣，既已定爲因緣，強欲不傾瀉吐納於詩文中，豈可得哉！豈可得哉！此吾友詩之所以豪也」。其弱歲詩十二篇，曰兒莫啼行，曰海上行，曰江上行，曰步出黃埔行，曰巫山巫峽行，曰曹錕燒鄂郡行，曰思故國行，曰赫赫將軍行，曰短歌行，曰痛定思痛行，曰紅顏黃土行，曰北望行；辰未數年間，家國之事，吾於見之矣。詩筆殊近樂府，氣勢滂沛，雖泥沙之未淨，無傷於溫厚之旨也。新會梁啓超讀其詩而好之，以告密曰：「將來

盛為詩壇開新世界，讀得介紹朋友之也」。為詩壇開新世界者，芳吉之素志也。早歲所為「婉容詞」，

婉容詞

婉容，某生之妻也。生以元年赴歐洲，五年返美，與美國一女子善，女因嫁之，而生出婉容，婉容遂投江死。

一
天愁地暗，美洲在那邊。剩一身顛連，不如你守門的玉兔兒犬。殘陽又晚，夫心不同轉。

二
自從他去國，幾經了亂兵劫。不敢治容華，恐怕傷婦德。不敢出門闖，恐怕污清白。不敢勞怨說酸辛，恐怕虧殘大體成瑣屑。牽住小姑手，圍住阿婆膝。一心裏，生既同裳死共穴。那知江浦送行地，竟成望夫石。江船一夜語，竟成斷腸訣。離婚復離婚，一回看到一煎迫。

三
我語他，無限量。他答我，無限量。在歐洲進了兩個大學，在美洲得了一重博士。他

說，離婚本自由，此是歐美良法制。

四

他說，我非負你你無愁，最好人生貴自由。世間女子任我愛，世間男子隨你求。

五

他說，你是中國人，你生中國土。中國土人但可憐，感覺那知樂與苦。

六

他說，你待我歸歸路渺。恐怕我歸來，你的容顏稿。百歲幾人皆到老，不如離別早。你不聽我言，麻煩你自討。

七

他又說，我們從前是夢境；我何嘗識你的面，你何嘗知我的心，但憑一個老媒人，作合共衾枕。這都是，野蠻濫具文。你我人格爲掃盡。不如此，黑暗永沉沉，光明何日醒。

八

他又說，給你美金一千圓。賠你的，典當路裝舊銀鈔。你拿去，買套時新好嫁奩。不在你，空房頑固守六年。

九

吳芳吉評傳

我心如冰眼如霧。又望望半載，音書絕歸路。昨來個，他同窗好友言不誤。說他到，綺色佳城，歡度蜜月去。

十

我無顏，見他友。只低頭，不開口。淚向眼包流，流了許久。應半聲，先生勞駕，真是他否？

十一

小姑們，生性慧，聞聲來，笑相向。說我哥哥不要你，不怕你如花嬌模樣。願燦燦燈兒也非昔日清，那皎皎鏡兒不比從前亮。只有牀頭蟋蟀聽更真，窗外秋月親堪望。

十二

錯中錯，天耶命耶，女兒生是禍。欲留我不羞，只怕婆婆見我情難過。欲歸我不辭，只怕媽媽見我心傷墮。想姊妹姊妹當年伴許多，奈何孤孤單單竟剩我一個。

十三

一個免掛牽。這薄情世界，何須再留戀。只媽媽老了，正望他兒女陪笑言。不然，不然，死雖是，一身冤。生也是，一門怨。

十四

喔喔鷄聲叫，嗚嗚狗聲咬，鏗鏘壁鐘，三點漸催曉。如何週身冰冷，尙在著羅絹。這

響環齊拋。這書札焚掉。這媽媽給我荷包，繫在身腰。再對鏡一瞧瞧，可憐的婉容啊，你消瘦多了。記得七年前此夜，洞房一對璧人嬌。手牽手，笑嘻嘻。轉瞬今朝，與你空知道。

十五

茫茫何處，這邊鐘聲，那邊緊關戶。暗摩挲，偷出後園來四顧，閃閃晨星，灑灑零露，一瓣殘月，冷掛籬邊。那黑影團團，可怕是強梁追赴，竟來了啊，親愛的犬兒玉兔。你偏知恩義不忘故，你偏知恩義不忘故。

十六

一步一步，蘆葦森森，遮滿入城路。何來陣陣炎天風，蒸得人渾身如醉，攪亂心情。訝，那不是阿父，那不是我的阿父。看他鬢髮蓬蓬，杖履冉冉，正遙遙等住。前
去前去，去去牽衣訴。却是株，江邊白楊樹。

十七

白楊何柯柯，驚起樓鴉。正是當年離別地，一帆送去，誰知淚滿天涯。玉兔啊，我喉中梗滿是話。欲語只罷。你好自還家，好自看家。一刹那，砰磅，浪噴花。噤若，岸聲答。息息索索，泡影浮沙。野闊秋風緊，江昏落月斜。只玉兔雙脚泥土抓，一聲聲，哀叫他。

踏徑獨開，一時傳誦，其菜園榮縣蕭綺笙先生嘗贈以詩曰：「劫火橫燒已上眉，筆花舌劍尚紛馳。狂濤萬派無南北，朽骨千年有是非。名士望塵先膜拜，老夫餘淚向誰揮。每當感慨悲歎日，一念英才一解懷」。二十以後，歌詩益富，己巳之春，長壽傅潤華蒐輯得一百三十篇，五百一十首，刊布之。曰，白屋吳生詩稿，按其篇什，屬於創體者，舍效海西詩人所論者外，有「師梅寄我紅葉」

師梅寄我紅葉

一

師梅寄我紅葉，寄我長安孤客。
開函讀罷欣欣，渾忘人世離別。
渾忘人世離別，師梅寄我紅葉。

二

師梅寄我紅葉，寄自瀟湘之側。
愛我一何情深，山川雖遠無隔。
山川雖遠無隔，師梅寄我紅葉。

三

師梅寄我紅葉，蕪葉美如蠅蝶。
我爲簪佩衣襟，照眼秋光瑟瑟。
照眼秋光瑟瑟，師梅寄我紅葉。

四

師梅寄我紅葉，蕪葉形似肝膈。
朗然歷久彌新，想見長歌激烈。
想見長歌激烈，師梅寄我紅葉。

五

師梅寄我紅葉，葉底題詩嬌絕。
纏綿何以和君，關山彌望風雪。
關山彌望風雪，師梅寄我紅葉。

「加蒲拉拉」，

加蒲拉拉

加蒲拉拉，意利人。考古長安，同人於丙寅元旦宴之西北大學。加蒲不繼華語，而暗
中十饌肴。席間笑語百出，醜態橫生，因乞吳子爲詩紀云。

吳芳吉評傳

一

加蒲拉拉，加蒲拉拉。

故鄉鄰近但丁家，故鄉鄰近但丁家。

愛我中華，愛我中華。

來自佛洛郎沙，來自佛洛郎沙。

黃鬚三叉，黃鬚三叉。

宛然莎士比亞，宛然莎士比亞。

二

歲朝來過，尊之上座。

銀箸雙雙，湯糲顆顆。

吾儕爭先，加蒲獨懦。

聳肩搓手，不知所措。

笑語中華，味美無過。

惟此雪球，斯吾首蹶。

三

雪球何名，是爲元臂。

加蒲學語，是爲年糕。

苾者何名，是爲胡桃。

加蒲學語，是爲虎牢。

醇者何名，是爲醪糟。

加蒲學語，是爲牢騷。

四

雞釘筍參，羊膾醬炙。

加蒲執箸，執劍執戟。

大指如癡，二指如石。

三指違命，四指不翁。

如獅搏兔，如雞啄粒。

塗窮力盡，但吮黏汁。

五

勇哉加蒲，學箸無厭。

執劍執戟，執剪執箝。

加蒲竊喜，自語沾沾。

吳芳吉評傳

民族詩壇

不覺失手，歎息喃喃。

噴飯滿案，懸珠滿髯。

何以終席，但用手拈。

六

噫嘻加蒲休矣，噫嘻加蒲休矣。

枉稱博士如此，枉稱博士如此。

來來作吾弟子，來來作吾弟子。

莫教笑脫吾齒，莫教笑脫吾齒。

大秦明珠三萬只，大秦明珠三萬只。

送作東脩差可使，送作東脩差可使。

「醉醒吟」，

醉醒吟

一

新潮如美酒，人人貪試嘗。

欲以忘憂慮，豈料煎肝腸。

新潮如美酒，易飲復易醉。

微醉亦難醒，醒來都是淚。

新潮如美酒，大醉令人死。

誰能不貪杯，小飲便知止。

新潮如美酒，酒裏有龍蛇。

曲肱復飲水，還我舊生涯。

二

舉世皆酣醉，獨醒我何忍。

羣兒最喧囂，不堪遭衆晒。

舉世皆酣醉，而我當獨無。

我身原軟弱，我力太淒孤。

舉世皆酣醉，大家同醉起。

白雲與清泉，出山便萬里。

舉世皆酣醉，今日醒還山。

山人驚相問，亦已改紅顏。

三

民 族 詩 壇

是酒雖然美，只可借迷人。

精金長在水，明塵暫生塵。

是酒雖然美，醜我不能極。

我心有元帥，其氣浩無敵。

是酒雖然美，元帥更神威。

不辭百戰苦，終奏凱旋歸。

是酒雖然美，吾醉雖已酣。

此心終向上，人天兩無慚。

四

瞻彼醉中人，昔日欣同伴。

祝君快醒來，視我如冰炭。

瞻彼醉中人，顛危坐漏舟。

我心憂覆沒，君心轉夷猶。

瞻彼醉中人，相逢大道左。

攜手導君行，怒我復詈我。

瞻彼醉中人，吾生合寡歡。

未醉療索寞，醒後更單寒。

「志武夢中歸」，

志武夢中歸

曹志武，衡山人，其修學大旨，以不欺爲本，以中庸爲歸。行爲不取矯異，而心身自守極嚴，欲以一人之心而化民成俗也。民國十年死於明德學校，年三十五歲。

志武夢中歸，志武夢中歸。

歸來一見喜復悲，歸來一見喜復悲。

問君住何處，乃在祝融西。

問君來何處，乃在瀟湘湄。

問君誰相伴，衡陽王夫之。

問君何所憶，來來索我詩。

二

聞君索我詩，我詩徒費辭。

嗟我幼多癡，哭笑無常時。

吳芳吉評傳

卽此詩中語，無非側以悽。

爲詩受不盡罵，爲詩受不盡嘔。

爲詩受不盡困苦，爲詩受不盡寒飢。

灑了淚幾斗，禿了筆幾枝。

不知詩負我，不知我負詩。

志武也，汝應憐我孤棲，汝應佑我無依。

三、

於時月朗星稀，樓頭花影迷離。

我隨志武上扶梯，他身穿白袷衣。

將詩吟誦昂復低，吟罷淚歔歔。

他道，西南山水蜀稱奇，天下詩人蜀最滋。

相如之賦東坡詞，子昂意氣謫仙姿。

悠悠我所思，莫便爾心灰。

他道，天將曉也請辭，還吾往兮九嶷。

四

我送在湘江隄，隄邊之水淪漪。

月光映水白逾脂，我疑湘妃玉肌。

忽然雲氣莽紛馳，中有天馬長嘶。

他道，我將跨此雲騎，就重華古帝問之。

雲騎冉冉去如飛，飛遠入翠微。

我身未往心先隨，爲君祝禱百回。

同心在千古，生離不足悲。

同德在千古，死別不足悲。

暨「新衣引」等。

新衣引

明德十七班諸子，吾與相伴既三年矣。一日聞其畢業將去，私心眷戀，不能無辭。於其臨別，爲製新衣引十二闕送之。

一

幾年不見著新衣，言笑常苦稀。

今朝個個著新衣，云是畢業期。

二

與 考 古 詩 題

昔患光陰遲復遲，艱難過去之。
今歎光陰馳復馳，容易竟至斯。

三

此間林茂復清漪，春秋景最宜。
同心相共一巢棲，嚶嚶似黃鸝。

四

大家年紀雁行齊，無高又無低。
長願與汝笑相嬉，不甘爲爾師。

五

孔顏博大老莊微，平生最所希。
班馬雄豪李杜癡，如渴又如飢。

六

此中天地何瑰奇，滄海渺一稊。
奈何與我業如遺，東西各自飛。

七

世途自古總臨崎，况復盡瘡痍。

從今伴汝有阿誰，動我長相思。

八

何日泛舟五里隄，隄邊春草萋。
不知十載此分離，依舊再相攜。

九

何日浩歌神禹祠，祠上天風吹。
縱使十年又重圍，面目應多非。

十

每談國難對歌歎，幾輩不沉迷。
願隨伯仲無_事移，永遠是孩提。

十一

我亦家山夢久違，羨爾此同歸。
想君父母望兒回，早早倚_雙扉。

十二

別矣伯仲暫相辭，念茲復念茲。
新衣不久變舊衣，此心無舊時。

墨 雲 畫 卷 藏

屬於紀時事者，含蕞歲餘外，有「北門行」，

北門行

北門洗衣婦，其夫行販於鄉，爲兵所殺。婦日夜號泣江上，行者莫不哀之。成勳之歸，終不願也。

一 誰殺我夫，誰殺我夫。

夫死何辜，慘不能如。

日日望斷歸途，夜夜哭到淚枯。

請公且殺我，使我心舒。

請公更殺我子，莫苦我孤雛。

二

他殺爾夫，他殺爾夫。

茶陵譚公子，衛陽趙把都。

爾夫既死，哭胡爲乎。

誰教生亂世，民命猶與豬。

頭前流彈鳴嗚，且去莫踟躕。
「南門行」，

南門行

北門之痛未已，南門又有孕婦中流墮死者。倭哉惟兵之不祥也。

一

少婦上妝樓，樓上曉梳頭。
一彈入簾鉤，奄忽射嬌喉。
喉裂不能語，仰天雙淚流。
淚盡命亦盡，命盡不合眸。
可憐腹中子，未得如蜉蝣。

二

可憐腹中子，未得如蜉蝣。
母子同畢命，魂去寃長留。
寃寃何日理，不理國之羞。
長沙十萬戶，縮首向牢囚。

吳芳吉評傳

人人求自保，空與爾同仇。

「喜得長沙圍解卽刻出遊」，

喜得長沙圍解卽刻出遊

杜門連月眼荒蕪，今日出遊氣象蘇。兩岸歸帆雲上下，萬民夾道浪歡呼。相逢鄰里多溫語，立盡黃昏是坦途。驚喜還家逢好友，情搖手顛不能書。

「蜀軍援湘東下討伐曹吳」，

蜀軍援湘東下討伐曹吳已復歸州

蜀軍討賊下東川，喜爲吾民解倒懸。歸路頓忘千里遠，捷書不厭百回看。老親扶病頻高話，稚子聞聲亦倍餐。何日樓船出峽口，乘潮浩蕩掃新灘。渝州形勢自天成，夾岸樓臺接上清。山色繞城青不斷，灘聲入夜靜逾明。煙花滿地迷瞭望，燈火千家散列營。楊柳街前吾故里，幾回課罷試風箏。田塍如壘燦流霞，東大路頭興最賒。看山恰好乘涼驛，解渴隨時有酒家。塔影習知城市近，店門爭喚主人誇。點燈洗脚聞宵夜，麥飯蔬由蕪豆花。

成都富庶小巴黎，花會年年二月期。艇子打從竹裏過，茶亭常傍柳陰低。夕陽處處聞歌管，芳徑人人賽錦衣。城闕連宵都不禁，騎驢更醉草堂西。

如此河山作戰場，繁華往事盡凋傷。羣狼攫食喧西土，禍水漫天號北洋。餘痛追思猶惻惻，殘生指數恨茫茫。願真割據行封鎖，不得大同亦小康。

「圍城」，

圍城

圍城客來少，得閒欣自讀。直忘窮可憂，但覺日不足。向晚出庭戶，蕭蕭發竿竹。小鳥宿相呼，新篁萋以綠。數日不流賞，生理訝矚目。萬物各競進，悚思自勸。

時危人好嬉，景促事翻暇。常恐不朝夕，沈酣窮日夜。秦聲何幽咽，美者璧無價。傾蓋復一城，狂迷不能罷。道路多流亡，幾人與悲咤。西隣老牧師，惻然開廣舍。冒死扶創痍，彈丸紛四射。賴君人道存，含涕何能謝。

春歸兵未已，夏至疫相攻。饑荒既煎急，貧困復難容。彘之盜寇福，去路渺何從。噫嘻天方憐，五險迫心胸。平生嘉道義，及此應登庸。何以勘五險，飛駕乘六龍。

隨遇不愁歸，忘生不畏死。四海旣銷兵，三秦禍無止。戰亂奈我何，安知非天使。使我察吾民，爲民鳴疾疢。有友盡侯腸，大節勵廉恥。有婦諧同心，百歲隨糠粃。卽死

應無憂，高堂足甘旨。

「百戰」，

百戰

百戰西京半墓田，田間昨日有人煙。而今零落重回首，又是開元天寶年。
鐵馬紅巾九市馳，先生猶講漢唐詩。祿山董卓都經見，安得圖形與友知。
送茶送飯責無窮，愛國愛民語最工。南畝衰翁繹綬裏，東郊少婦戰壕中。
長街傍晚絕人行，宿鳥嗚啾夕數驚。起視雲昏星月寂，遙遙重礮打城聲。
流彈飛飛撲面沙，不知悲喜得誰家。飄風驟雨輕如夢，總覺民生未有涯。
暨「長安野老行」等。

長安野老行

朝逢野老不能言，但垂清淚似煩冤。面瘦深知絕食久，路旁倒傍酒家垣。向午歸來野
老死，頭枕樹根沾馬屎。半身裸露骨斑斑，市兒偷去破襦子。黃昏重過血泥糊，腿肉
漚割作鮮脯。酒家人散登車去，垣頭睖睖來飢鳥。

而「紀行」與夫模範山水之作，亦復不少。大氏沖淡樸質，而氣象自雄，泱泱大國之風

也。嘗曰：「浦起龍所謂骨董器物，背古便是贗品。惟命世豪傑，卓然乃成。余以民國之詩，當有民國之風味，以異於漢魏唐宋者。」又曰：「吾國之詩，雖包羅宏富，然自少數人外，頗病雷同。貪生怕死，歎老嗟卑，一也。吟風弄月，使酒狎倡，二也。疏懶兀傲，遺世逃禪，三也。贈人賂物，考據應酬，四也。夫嗜好所在，文章所生，如此類詩，非不可爲，但不可廣。處今之世，應有高尙優美之行，適於開明活潑之際者。」烏乎！以芳吉之才識學行，使天假以年，其必爲民國之詩創一新局，可斷言也。烏乎！已矣！

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



分類號數 H812.92
2150

登錄號數 I1355

78

2013

民國三十年二月初版	總經售	中國文化服務社	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	重慶總器街二十二號	正中書局	印行者	校對者	徐鐵英	著者	盧前	吳芳吉	評博
實價三角五分												

BC
 325.6
 1/3